

给深海沉积以生命的人

——纪念中国黄土研究的挚友 Nicholas John Shackleton 爵士

刘 东 生

(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北京 100029)

2006 年 1 月 26 日正是春节的前夕,当我接到在英国剑桥大学访问的周力平教授的电话时,觉得他的语气隐含悲痛,这使我感到有些意外。最后他告诉我:“Shackleton 教授(Nicholas John Shackleton 爵士)不幸于英国时间 1 月 24 日晚因病去世”。听到这一消息,我也感到很突然。放下电话,抬头看见墙上挂着的根据 Nick(Nicholas 的昵称)在南非海边给我拍的照片画成的油画,不禁使我想起了这位对中国黄土研究有很多启发的挚友的往事。

Nick 是一位冷静于外,热诚于内的学者。像他的科学研究一样永远在别人还没有想到的时候,出现了他的身影。我和 Shackleton 爵士 1999 年在南非举行的第 15 届 INQUA 大会正式会议之前有一段接触,INQUA 执委会开会,我们在南非国家自然保护区内一个美丽而幽静的休养所中一起住了一个星期。有一天的活动是观察附近地区的地质情况。那天,随向导在山上爬上爬下走了很多路。期间,当时 INQUA 主席 Steven Porter 教授,大概怕我落在后面被野兽伤害,不停地催我快走。活动结束后,当我们回到各自住宿的小茅屋时,大家都累坏了,我也实在累得不行。但是,按规定每个人都得去保护区管理处注销出入证和归还所借的东西,还得再走几公里路。当时,我想可能不光是我,正在为难的时候,Nick 自告奋勇说:“我可以代大家去办”,于是他替大家办完了手续。此事虽小,他的这一举动使我对 Nick 的为人和作风有了极为深刻的印象。他真是那种看到朋友有困难的时候,会不声不响地挺身而出助你一臂之力的有教养的“Gentlema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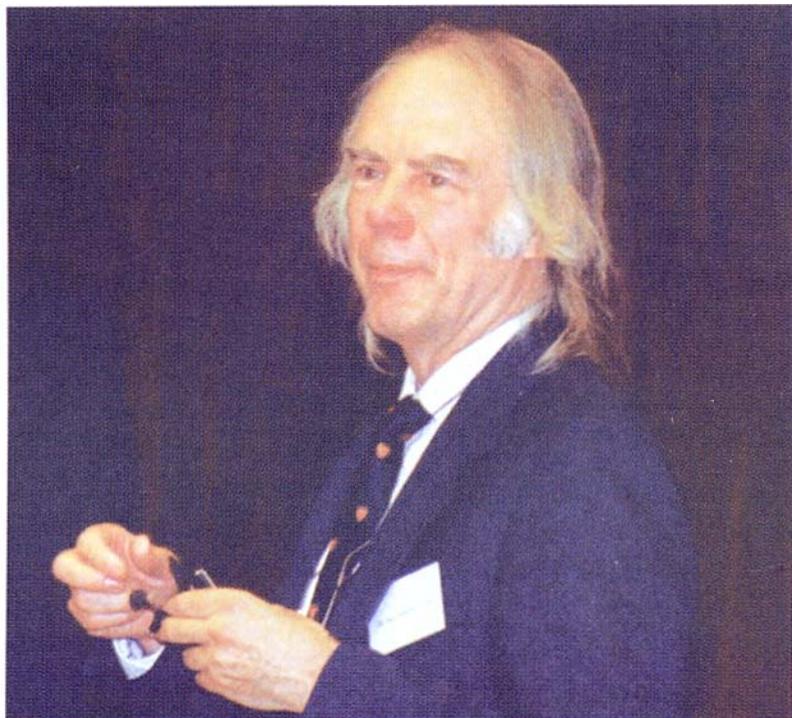
在那年的大会上,Nick 当选为 INQUA 主席。我从执委会前主席的位置上退了下来,结束了长达 17 年的为 INQUA 执委会的服务。会议结束后,人们各奔东西,使人觉得有点“曲终人散”不胜凄凉的感觉。闭幕那天,我约了安芷生同志一同吃晚饭。忽然出人意外地接到 Nick 打来电话,请我与他一同去吃晚饭。我想,自然是他想到我可能感到失落和孤单,所以才特地邀我共进晚餐的。

我和 Nick 最早认识可以追溯到 1982 年在莫斯科召开的 INQUA 大会之时。此前,1980 年在北京召开的第一次青藏高原国际科学讨论会上,我认识了 Nick 的父亲老 Shackleton(Robert Millner Shackleton 教授),他那时虽已 70 多岁高龄,但在青藏高原上观察地质时还是健步如飞,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第二年,老 Shackleton 教授邀请我去英国访问他工作的 Open University。我与他谈起他的儿子 Nicholas 对海洋沉积中古气候研究所做出的有决定性意义的工作、谈到学科之间的界限在不断的变化时,老 Shackleton 教授说,是啊!Nick 学的是物理学,在植物系(指 Godwin 实验室所在的系)工作,但研究的是地质问题。我想,这可能就是 Nick 成功的一个大特点吧!

我曾经不止一次地征求过 Nick 对黄土氧同位素工作的意见,希望他能合作并给予指导。但他总是谦逊地说,自己只是在海洋沉积的氧同位素方面做了一些工作,对于黄土氧同位素研究,最好还是找陆相沉积氧同位素研究的人。他在学术上已经是一位大家,但对于研究工作,却是十分严谨而谦逊,他是我们的一个好榜样。

最后一次访问 Nick 是在剑桥大学的实验室。那时,他正忙于一些会议,并且还要参加音乐会,有演出的任务(他是吹黑管的高手),但是他还是在百忙中抽出时间来陪我参观了实验室。在见到他设计的台式质谱仪的一台样机时,他说很快就可以投入生产了,将来中国可以用这种仪器,既省钱又方便。他就是这样,在不声不响中给人以惊奇,发人深思。他的研究工作也像那台小质谱仪似的,花钱不多,却对科学事业有很大的奉献。我衷心地希望这台 Shackleton 质谱仪能早日问世,使我们永远纪念这位曾对海洋沉积研究创造了无比生命力的科学大师。

Shackleton 爵士逝世后,感谢很多朋友及时通知我们,使《第四纪研究》有机会对这位为古气候研究做出划时代贡献的科学家表示我们中国科学工作者的悼念和敬意。



照片 1 Nicholas John Shackleton (1937 ~ 2006 年)

下载于 *Pages News* , Vol. 14 ,No. 1 2006



照片 2 刘东生教授与 Shackleton 教授 1995 年相逢在柏林召开的 XIV 届 INQUA 大会